

老城区的文艺气息

□关立华

青岛,是个适合入画的城市,有海,有山,有起伏的老城……有许多画家用画笔来记录、描摹这个城市,我们由此看到了已经消失不见的风情街巷,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树、老船、海草房。看过几个画展,有些怅惘也有些欣慰,不再重现的场景却得以再现,可以说画底老城味深浓。

有一天去老城区,路边只有一个摆摊的女的交错着踩着脚,跟一个人在谈拆迁找铺面,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叫卖:酸奶,青岛老酸奶。她旁边的一堵墙上写着圈起来的“征”字,未来这片区域会是什么模样呢?陌生的期待中还是有告别的恐慌。有些文艺气息的老城哪些会被保留?哪些又会被彻底湮灭呢?

时光留不住,能留住的也许只是回忆。如同波螺油子、大鲍岛、黄岛路……一幅幅卷轴,那里是人间烟火气息浓厚的老城,每天都在上演着有如戏剧的场景:争吵,婚恋,诞生,老去……有个性的小店,破败的枯枝,流浪的小猫,寂寞的修鞋摊……父辈走过,我们走过。

老城的魅力在于一些人深爱着也发掘着,一些摄影师年复一年在老城拍照,试图留住昔日时光;也有一些生长于斯的画家们拿起了手中的画笔。画画与我的生活很远,但我有时候会凝视一枚小小的画,会在书中夹上一枚小小的书签,甚至在手机里也存几张画的照片,想象中的某些真实,让人伤感又慰藉。

青岛的老城区蜿蜒起伏,夏日,总是能看到一群或一个人在路边支开画架写生。画家们纷纷在描摹老城,包括老城的建筑、街道、行人、海边以及栈桥的浪花。有时候散步也会碰见画画的,曾经在观象山看到有一名学生刻苦作画,我们也驻足了一会儿,然后相视苦笑一下,这个孩子笔下的

城和山太刻板,缺失了韵味。

好的画作却不一样。八月荷花开放的日子,偶遇一个女画家在小西湖的荷花池边画画,她画画的样子有点酷,时而凝神思索,时而画画,我也站在她的身后,看她眼中的同一片风景,荷花初绽,荷叶莲蓬,还有芜杂的枝叶,有些枝叶已经破败了,有些被虫蛀过了,但是,仔细凝视画布上的风景,却不尽是眼前的那方风景,陌生又熟悉,呈现着艺术的美,画布上还有一些寂寥。枝叶在倾诉,还是在倾听?你眼中的是有着缝隙的现实,她笔底画的是诗意的现实。

这些年来,青岛的一些标志性的地标如火车站、中山路、望火楼,还有波螺油子,都曾被青岛的画家不止一次画过,油画、铅笔画、水彩画,不一而足。我看到青岛的老油画家金步松画了许多老城的作品,如《波螺油子》《青岛往事》《通往望火楼的小街》等等。波螺油子是青岛一条曲折的老街巷,好象有九道弯,拆迁之后,随着时间愈久,人们提起波螺油子就有一种乡愁的念想。

那可能是老城最让人怀想的一段路了吧?某一天看到了油画《波螺油子》,也是青岛的风俗画,弯弯曲曲的波螺油子,一层一层的青岛人在那里走动,摆摊,生活,而往上延展的红屋顶一层层的,天上大朵大朵的云彩在飘动,艺术地展现了青岛人的生活场景,色彩瑰丽,红色屋顶,绿色房子,灰色的石板路,白色的云……凝视这幅油画,就好像凝望着你的故乡,你可以在画想起过往的日子。

好的画可以含蕴岁月的更迭,展示人生的苏醒与更新。记忆中,会有一片纸上的故乡,旋律中的乡土,画框中的家园。画底下老城味深浓,正是这些画家们笔下凝聚的情感,才有我们久久的凝望吧。

□房胜利

取暖

我从小怕过冬天。小时候家贫,时常吃不饱,穿不暖,冬天最难熬。一年四季就两套衣服,夏天的单衣是拆了冬天的棉衣改成的,有好几年冬天的棉袄棉裤没着落,要等国家救济的棉布分下来,母亲才能连夜做好棉衣。尽管有了棉袄棉裤,但上下钻风,脸冻得红肿,手冻破,脚冻裂……除非天寒地冻的非常天气,弄堆柴禾烤烤火,一般也不舍得。

北方的寒冬来了,没有玻璃门窗,乡亲们取暖不过是把窗户找几张报纸糊上,把漏风的地方用柴草堵住,再好点的用谷子或麦子秸秆编个门帘,挂在堂屋门上挡风,弄得家里黑漆漆的。家里没有火炕和火炉,凉飕飕的。我们家离生产队的牛屋(饲养牲畜的地方)很近,牛屋里草料房里比较暖和,那里每个冬夜都聚一帮大老爷们,蹲坐在草窝里谈天说地,最吸引人的是讲故事,一个长故事要讲好几晚,我们临近的几个小伙伴也成了常客,听故事取暖和挺美的事,有时听了害怕的故事,再赶上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就不大敢回家,还会做恶梦。实在无处可去的时候,就邀十几个小伙伴到街上玩耍,做活动量比较大的游戏,玩得高兴不觉冷,甚至能玩出汗来……不上学时,早起跟着大人拉大马车往田地里运粪,给牛棚里拉土取暖,只要不闲着,就冷不到哪去。

从小学上到大学,学校里都有烟煤炉,但即便点着了,那么大学教室也不顶用,上课没人管,只冒黑烟,写字都伸不出手,要写一会用嘴哈出热气暖暖手再写。课余时间,必须动起来,推铁环、跳绳、摔砸包、踢毽子、打乒乓球、打篮球,最不济也到教室前晒晒暖……放学回到家,若能吃上顿热饭,特别是能喝两碗姜做的咸汤也可取暖,感到浑身发热而舒畅,可这种机会极少。走亲戚时,大人们喝上几杯烧酒取暖,可酒也稀罕呢。我上初中那年,开始给街坊邻居写春联,在家里的八仙桌上,站着悬笔写,屋门不能关,没有电,关上门看不见。每年从放寒假写到年三十,手脚冻得红肿,竟然不知道冷。上高中时,我写春联在村里有了名气,大队会计和

几个老秀才把我请到大队南林的地下室里给乡亲们写春联,那里真暖和,地下室里点着大煤炉,都烧红了,走进去顿感浑身舒展有劲,大案板,毛笔墨汁随便用,写起来真给力,我依然站着写,一个人赶他们仨老秀才写得快,还得到他们的夸赞。这是我第一次享受这样的暖福啊!

以前冬天不好过,是因经济条件不好,难以取暖,听老人讲东北人过冬整天吃住在热炕上,不出家门,真让人羡慕。我们这里可不行,大人教孩子们怕冷就别闲着,要多干活。大人们似乎有干不完的活计,过春节也都在忙家务事。母亲就没闲着过,白天忙生产队里的活,挖沟翻地,晚上缝缝补补,双手都冻得裂着口,用布条包着。我有时候愿意帮母亲拉风箱烧火,看着锅底的火苗挺暖。在我离开故乡前的记忆里,最暖的冬天是我考上大学那年,父亲制造了个土火炉,我回家后来去砖瓦窑上捡了些未烧透的煤渣,家里第一次点上了取暖炉。街坊邻居来串门的异常多,对母亲说“您的苦没有白吃,罪没有白受,以后就有指望了,就等着享福吧!”听了这些话,母亲的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,家里每天都暖融融的。可母亲并没享过什么福,自我参加工作后,身体一年不如一年,尤其冬天,气管炎愈发严重,咳得喘不上气来,蜂窝煤炉反而加重了她的哮喘,直到1996年她老人家离开我们……如果那时候有暖气,母亲或许还能多活几年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,过冬的衣物应有尽有,城市人家有了各式各样的暖气,取暖不用愁。老家的乡亲们家家都有了大煤炉,取暖、做饭、烧水三用,每家都能过暖冬,再也看不到冬天在人们身上留下的种种印记。在日趋美好的生活中,我渐渐地明白,那些熬过人生寒冷日子的人,一定都坚信明天会更好;母亲在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冬天之所以笑得那么舒展,是因为她心里得到慰藉而温暖,精神上的取暖比身体取暖更为重要。在那些寒冷的日子,只要心不冷,就拥有冬天里的春天。



《少女树下》
王伟 作

不可“碎”的“碎片”

□王溱

多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,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一天上课铃声响了,同学们纷纷向教室里走去,当时一把扫帚倒在地上,有的同学没看见,有的看见了避而绕之,还有的不小心踩上一脚,但无人扶起。后来一个女同学走进来时弯身扶起,放在了教室门后。那一刻我心里油然而起一种崇敬感,对她刮目相看。

这是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一幕,可谓“碎片”,却反映出一个人的整体素质。那位女同学一直是大家的“楷模”:学习上,处世上,做人上,退休后还是社区的志愿服务先进,上过报纸、电视。

大千世界,人芸众生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、个性、涵养,而这一切都会通过生活细节表现出来,毫无保留地暴露于众人面前。

网络上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,一位女性结交了一位男友,恰逢父亲来看她,便在一起吃了顿饭。饭后父亲对女儿说,这个朋友不可深交。女儿愕然。父亲说他发现那位男友夹菜时总是用筷子把盘子底部的菜翻上来,划拉几下,才夹起菜,对喜欢吃的菜,更是反反复

复地翻,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这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,不涉及到利益则罢,如果涉及一定会不择手段。父亲一语成谶,后面的结果果然如此。

父亲并非神仙,他是从吃的“碎片”中看穿了对方的修养和人品。

孔子曰:“视其所以,观其所由,察其所安,人焉廋哉?人焉廋哉?”此话道理深刻。人在世上行走,做事必有目的,必反映出内心世界折射出修为涵养。所谓“相由心生”,人可以通过面相、吃相、坐相、走相来表现“善”与“恶”,“冷”与“热”,虽无严格的科学道理,但民间的“哲理”是经过实践锤炼而成的,不得不信,不能不信。

小节不小,碎片不碎。饭桌上只管挑拣自己喜欢的菜;不管别人是否在场,嘴儿不停吧嗒;坐在众人面前翘着二郎腿,或者不停地抖来抖去;说话时随意打断别人,夸夸其谈;遇到利益时不考虑对方的得失,一味坚持自己的要求,这些似乎都在“下意识”中,但带来的后果呢?不是被人从心底里“拉黑”,就是遭到上司、同僚以及朋友的“厌弃”。是得不偿失,更是咎由自取。

落叶之美

□刘琪瑞

初冬,北雁南归,高大的白杨、挺拔的银杏、低矮的灌木,都褪去了韶华,那些或阔大或娇小的叶片依依不舍离开树木,轻盈地飘落大地。落叶的美是动的,是静的,是动静结合情景交融的,像一场盛大的告别舞会,轻歌曼舞,让人心灵在妙曼的舞曲中沉醉。

落叶的美是静谧的。唐代诗人杜牧说:“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你看,白杨、银杏镀上了一层好看的金边,黄栌、柿树染上了亮丽的橙色,红枫、石楠、火炬被霜色濡染,醉成了一抹抹嫣红。有的静静伫立于水岸,有的悄然伸出公园一角;有的在街巷在胡同里旁逸斜出,向行人展现出它的静美;还有在荒山在野岭,寂寞地黄了,落了,留给流云雾岚、鸟兽飞虫。最爱的是初冬时节,家乡层林尽染、万木红遍的银杏林、银杏园,一丛丛、一排排银杏,像哨兵像仪仗队,金碧辉煌,穿越条条金光大道,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美妙的时光隧道,静得好像没有了时空界限,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心音与自然的对话。

落叶的美是旋舞的。那旋转着飘零着的黄叶红叶,像精灵像音符,演奏着一曲曲轻曼婉转的音乐,是《化蝶》是《葬花》,还是《秋日私语》《月光水岸》?落叶簌簌,像轻轻的叹息,农人听到了,啊,它是收获的遗憾;孩子听到了,呵呵,它是时光匆匆的流逝;诗人听到了,呵呵,它是恋人分别的

泪滴;我听到了,它是一次完美的谢幕,是四季轮回的一次休憩。轻轻接住一枚枚飘飞的银杏叶,我收藏入枕,枕着这喧嚣的金叶安眠,梦里我看到了无数只黄蝴蝶翩翩飞舞;我留作书签,夹进书册,来到蒲翁的《聊斋》里,我看到那小小的落叶精灵,幻化为葛巾、玉版、香玉、黄英……醉陶,好美的一场梦啊!

落叶的美是铺展的。在田间地头,在山野林间,抑或在小城一隅,有时是零零落落三两株,有时是成片成片的茂林修竹,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“万木萧萧共别离”,叶落归根,无数片黑灰的红黄的落叶扑进大地母亲宽厚温暖的胸怀,不消多久,层层叠叠,铺展成厚厚实实一层,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它终将在风霜冰雪中烂掉,化作黝黑肥沃的腐土,奉献给春天给绿苗,润泽成秋的金黄。落叶还有大的用处,它是农人作为灶火的绝好燃料,小时候缺柴少煤,我常常和小伙伴去东山岗子上搂树叶,一背篓一背篓背回家,晒干垛成草垛,留着母亲做柴禾烙煎饼,一缕缕炊烟在小村上空袅袅而起,我总能嗅到落叶的馨香和暖意。我喜欢踏着簌簌作响的落叶,走在林间小道上,在厚垫子般喧和的落叶上翻筋斗,轻唱一曲《山间小路》,“就在那山坡上,枫叶如火随风摇曳,一条小路穿薄雾,伸展到峭壁上……”身心多么舒畅!